

漢語詞匯史綱要

史存直

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漢語詞匯史綱要
史存直 著

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發行
(上海中山北路 3663 號)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經銷 江蘇如東印刷廠排版印刷

開本：850×1168 1/32 印張：4.5 字數：120千字

1989年1月第一版 1989年1月第一次印刷

印數：1—3000本

ISBN 7-5617-0260-4/H·029 定價：肆圓貳角

目 錄

第一章 基本詞滙的形成和發展

- 1.1 詞滙和基本詞滙(1)
- 1.2 漢語基本詞滙的形成和發展(4)
- 1.3 關於自然現象、自然物的名稱(5)
- 1.4 關於時令、方位的名稱(8)
- 1.5 關於肢體和器官的名稱(11)
- 1.6 關於親屬的名稱(18)
- 1.7 關於生產勞動的詞滙(21)
- 1.8 關於物質文化的詞滙(25)
- 1.9 關於動作的詞滙(30)
- 1.10 關於事物性狀的詞滙(33)

第二章 社會發展和詞滙的新陳代謝

- 2.1 概說(36)
- 2.2 甲骨文的詞滙特點(39)
- 2.3 周秦時代的詞滙特點(42)
- 2.4 漢魏六朝時代的詞滙特點(48)
- 2.5 隋唐宋時代的詞滙特點(52)
- 2.6 元明清時代的詞滙特點(54)

第三章 詞義的演變

- 3.1 概說(59)
- 3.2 詞義的擴大(62)
- 3.3 詞義的縮小(65)

3.4 詞義的轉移	(68)
3.5 名稱的改換	(73)
第四章 構詞法的發展	
4.1 概說	(79)
4.2 雙音別義的造詞法	(83)
4.3 雙音單純詞的產生和發展	(89)
4.4 複合詞的產生和發展	(93)
4.5 添綴詞的產生和發展	(96)
第五章 漢語中的借詞和譯詞	
5.1 古代來自匈奴和西域的借詞和譯詞	(102)
5.2 來自梵語的借詞和譯詞	(105)
5.3 來自蒙古語、滿洲語的借詞	(110)
5.4 鴉片戰爭前來自西洋的借詞和譯詞	(112)
5.5 鴉片戰爭後來自西洋的借詞和譯詞	(114)
5.6 日本譯詞和日本詞的借用	(119)
附錄：漢語史綱要·總論	(126)

第一章 基本詞滙的形成和發展

1.1 詞滙和基本詞滙

“詞滙”指“詞”的總體，這是大家都知道的。但所謂“總體”，是應該活看的，不能看呆。就漢民族共同語來說，有漢民族共同語的詞的總體；就一地方方言來說，有該方言的詞的總體；就某一科學領域來說，有該科學領域的詞的總體；就某一作家所使用的詞來說，有該作家所使用的詞的總體。而且即使就漢民族共同語來說，講到漢語的詞滙，也仍舊應當活看，要看我們講詞滙是在什麼情況之下講的。如果沒有具體情況來做條件限制，那我們當然祇好籠統地說“漢語的詞滙指的是漢民族共同語所使用的詞的總體”，但在一定具體情況下，也許就要對“總體”加以一些限制才合適了。例如我們在講漢語詞滙發展史的時候，是否一定要把漢語所有的詞都包括在內呢？這就是值得首先考慮的問題。

漢語的詞本來分爲實詞和虛詞兩大類。講漢語詞滙的時候，實詞無疑問是該講的！但虛詞要不要講呢？這就是個問題。有人以爲虛詞既然也是詞，似乎就不能不講。又有人以爲虛詞無含義，只有語法功能，應該劃歸語法範圍，不必放在詞滙學之內。這兩種主張到底哪一種對些呢？這個問題，若要從理論上來解決，我怕一時還難望有定論。不過若就事實而言，有一種事實則是比較明顯的：所有講詞滙的書似乎都祇講實詞，不講虛詞。爲什麼會有這樣的現象呢？據我看，這大約由於：(1)講詞必須講它的意義，可是

漢語的虛詞並沒有意義可講。^① (2) 講詞必須講它的結構，可是漢語的虛詞一般的說來結構都比較簡單，雖然也有少數是複合詞，然而複合的方式却並不象實詞那樣複雜，可以有“聯合式”、“偏正式”、“支配式”、“補充式”、“表達式”、“重疊式”等多種樣式。這乃是虛詞無含義的必然結果。(3) 講詞必須講它的造詞作用，以及和造詞作用有連帶關係的“詞族”等，可是虛詞一般都缺乏造詞能力，因而也就不大能造成詞族。由於這許多原因，所以講詞匯的書一般都祇講實詞，不講虛詞。在講詞匯的書裏，不僅虛詞不講，甚至實詞裏面某些較特殊的東西，如代詞之類，也不講或少講。這乃是我們建立理論時應該考慮的事實。

講詞匯的書所不講的東西，在講詞匯史的時候是否要講呢？據我想，既然講詞匯的書一般都不講虛詞，那麼，在講詞匯史的時候也就無須講虛詞。可能有人以為漢語的虛詞有許多是由實詞虛化而成的，那麼從歷史的眼光看來到底該算做虛詞呢，還是該算做實詞呢？若根據現在的情況算它是虛詞，豈不就是把它過去的歷史丟開不管了麼？我看，抱有這類想法的人，無異是在用煩瑣的思考方法麻煩自己。漢語史這門課，顧名思義自然應以講漢語的歷史發展為內容，但一個問題放在哪一部分講則可以按照實際情況來安排。根據古為今用的原則，虛詞就應該放到語法史部分裏去講，放到語法史裏去講，仍然不會把它未變為虛詞以前的歷史丟掉不管。

以上算是對“詞匯”的內容畧加了一點限制，下面再來談一談“基本詞匯”。我們研究漢語的“基本詞匯”是否也要加一點什麼限制呢？據我看來，恐怕也是要加一點限制的。為什麼這樣說呢？因為關於什麼是基本詞匯直到現在還沒有人替它勾勒出一個明確的範

① 有一種說法，說詞有詞匯意義和語法意義，說虛詞無詞匯意義而有語法意義，這完全是生硬地搬用西洋的一套。對於有形態的印歐語也許有必要設立“語法意義”這個術語，而對於無形態的漢語也談語法意義，就不免要引起無謂的糾纏了。

圈。本來，“基本詞滙”這個術語經斯大林使用後才引起大家的注意。我們要知道，斯大林所以要使用“基本詞滙”這個術語，乃是爲了說明“語言不是上層建築”，爲了說明“語言並不隨着社會變革而發生變革”。這個意見當然是完全正確的。可是“基本詞滙”到底指詞滙中的哪些東西，斯大林並未替我們做十分具體的說明。在《馬克思主義與語言學問題》中，關於“基本詞滙”的說明，祇有如下一段話：

語言的詞滙中的主要東西就是基本詞滙，其中包括所有的根詞，成爲基本詞滙的核心。基本詞滙是比語言的詞滙窄小得多的，可是它的生命却長久得多，它在千百年的長時期中生存着並給語言構成新詞的基礎。

後來蘇聯的語言學界對這個問題加以討論，才提出“基本詞滙”的三項特徵：(1)穩固性，(2)全民常用性，(3)能產性。但是這三個標準仍不能解決我們的問題，因爲是否所有基本詞都必須具備這三個條件，大家仍可以有不同的看法。如果說並不一定要同時具備三個條件，那麼，可以缺少哪個條件也還成爲問題。

據我個人看來，關於“基本詞滙”的內容，本就可以從不同的角度來加以解釋。爲了說明“語言不是上層建築”，說明“語言並不隨着社會變革而發生變革”，似乎祇要強調“穩固性”這一點也就夠了。一個詞如果富有穩固性，在長期使用中也多半會獲得另外兩項特徵：常用性和能產性。不過不能一概而論，說任何詞祇要有穩固性就一定能獲得常用性和能產性。首先，我要指出，“基本詞滙”和“常用詞滙”這兩個術語的內容並不是相同的。雖然基本詞滙裏的詞大部分也是常用的，但常用詞滙裏的詞却並不一定就屬於基本詞滙。至於能產性則更顯然不是每個基本詞都具備的。不要說虛詞一般都不具備這個條件，就連某些特殊的實詞，如代詞，也不具備這個條件。但漢語中的代詞和一部分虛詞却是十分穩固的。不過照我在上面所說，漢語的虛詞既屬於語法範圍，不屬於詞滙範圍，所以講漢語基本詞滙的時候也就可以把虛詞除外。這樣說來，在

詞滙史裏講“基本詞滙”就不能照講“語言不是上層建築”時那樣祇強調它的穩固性了。

最後，我們還要注意，基本詞滙雖然具有很大的穩固性，但它究竟並不是絕對不變的。祇不過是變得十分緩慢而已。因此，兩個時代如果相隔得十分遠，那麼它們的基本詞滙也就會有若干差異。在我們講漢語基本詞滙的形成和發展的時候，尤其要把這一點認識放在頭腦裏。因為我們的歷史有三千多年之久，拿三千年前的基本詞滙來和今天的基本詞滙相比，當然不可能是完全一樣的。①

1.2 漢語基本詞滙的形成和發展

能說話乃是人類區別於猿類的基本特徵之一。因此，我們不難想象，漢語的歷史應該是很長很長的。漢語的原始狀態究竟怎樣，我們已無法知道。我們現在所能知道的，祇限於有文字記載的若干材料。甚至我們還要想到，文字所記載的東西，在這幾千年中也不斷湮滅、消失，保存到今天的，也不過是其中的極小一部分。而且在上古時期，文字自身也很不完備，很可能語言裏有的，並沒有文字把它記錄下來。因此，我們談漢語基本詞滙的形成，根本就無法談得完全符合語言實際。我們所能做的，無非是從上古的文獻乃至甲骨文中把當時的基本詞滙整理出來而已。

出現於上古的文獻乃至甲骨文中的詞相當多。哪些算是基本詞滙，哪些算是非基本詞滙，在取捨上要把分寸掌握得恰到好處本來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好在我們現在並不須要把上古基本詞滙盡量羅列無遺，祇須要選擇一些無疑問的基本詞讓大家了解個大概的情況，所以就比較容易了。

基本詞滙雖比詞滙窄小得多，但其數量實際上也並不很少。為

① 在西洋有“語言年代學”一門科學，據這一方面的專家研究所得，各種語言的基本詞滙，每經過一千年，大致祇能保持81%不變。

了敘述的方便，我們就得把漢語的基本詞匯先大致分一分類，然後逐類選擇一些適當的詞來加以說明。分類的標準是很難談的，並不像語法的詞分類那樣可以選擇一定的標準，祇不過是依方便來分類而已。下面就是我們準備採用的分類：

1. 關於自然現象、自然物的名稱；
2. 關於時令、方位的名稱；
3. 關於肢體和器官的名稱；
4. 關於親屬的名稱；
5. 關於生產勞動的詞匯；
6. 關於物質文化的詞匯；
7. 關於動作的詞匯；
8. 關於事物性狀的詞匯。

基本詞匯既然具有很大的穩固性，在談漢語基本詞匯的發展時，自然就不須要每個詞都談。因為，很多基本詞是從上古一直沿用到今天的，對於這些詞，我們根本不須要談它的發展。漢語的基本詞匯，在幾千年的發展過程中，只有一小部份發生了新陳代謝的現象。我們所要談的，只是這一部份現象。

1.3 關於自然現象、自然物的名稱

人生活在大自然中，自然界的許多事物都和人的生活發生關係。愈是對人的生活有影響的事物，就愈受到人的注意，因而人也就愈早在自己的語言中替它們創造了名稱。另一方面，自然現象、自然物 and 社會現象相比，其變化總是非常緩慢的，因而自然現象和自然物的名稱一般的說來也是比較穩固的。

根據上古文獻和甲骨文來看，漢語在商周時代就有了一系列有關自然現象和自然物的名稱，而這些名稱絕大多數都一直沿用到現代。有少數名稱，由於人類知識的進步，對它的理解改變了，但這個名稱自身却仍舊未改，被我們運用於相類的事物。例如“電”字就是絕好的例子。現在先列舉出一些自然現象和自然物的名稱，

然後來加以說明。

天、地、日、月、星、山、水、江、河、海、雨、露、冰、霜、風、雪
雲、雷、電、火、土、石、樹、木、花(華)、草、蟲、魚、鳥、獸。

以上這些詞，大都自上古就存在，一直使用到現在。在這些詞裏面，約有三分之二見於甲骨文，即：天、日、月、星、水、河、雨、風、雪、雲、火、土、石、樹、木、蟲、魚、鳥。其余雖不見於甲骨文，也大都見於西周文獻。現在對於上列各詞一律從周代古籍中舉例作證。

天大雷電以風，禾盡偃。(書·金縢)

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書·洪范)

禹敷土，隨山刊木，奠高山大川。(書·禹貢)

導黑水，至於三危，入於南海。(同上)

沿於江海，達於淮泗。(同上)

九河既道，雷夏既澤。(同上)

厥民析，鳥獸孳尾。(書·堯典)

烈風雷雨弗迷。(書·舜典)

一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書·洪范)

乃生女子，載寢之地。(詩·斯干)

嘒彼小星，三五在東。(詩·小星)

厭浥行露。(詩·行露)

二之日鑿冰沖沖。(詩·七月)

九月肅霜。(同上)

雨雪其雰。(詩·北風)

出其東門，有女如雲。(詩·出其東門)

我心匪石，不可轉也。(詩·柏舟)

季氏有嘉樹，宣子譽之。(左傳·昭2)

桃之夭夭，灼灼其華。(詩·桃夭)

湛湛露斯，在彼豐草。(詩·湛露)

嘒嘒草蟲。(詩·草蟲)

魚屬於雷。(詩·魚麗)

上面所列舉的這些詞，絕大部分都一直沿用到今天。不過有少數詞在含義上有了伸縮，有少數詞由單音變為雙音，絕對廢棄不用的，可以說一個也沒有。

在含義上有引伸的，例如“天”，本指“蒼穹”，後來便引伸以指“宇宙之主宰”；引伸以指“時日”，如“春天、秋天”，“今天、明天”。又如“日”、“月”，本指舉目可見的“日”、“月”，後來却引伸為計算時間的“日”、“月”。又如“電”，本指下雨時的“閃電”，到了人們有一點科學知識的時候，却引伸為“電氣”了。

由單音變為雙音的，如“日”，今天口語多說“太陽”；“月”，今天口語多說“月亮”；“露”，今天口語多說“露水”；“木”，今天口語多說“樹木”或“木頭”。其所以要改單音為雙音，當然是由於詞滙日漸豐富了，同音相混的現象就日趨於嚴重，不得不設法加以解決。解決的方法一般是配上一個與原詞有關的字。例如“月”有“亮光”，所以稱為“月亮”；“露”之本質為“水”，所以就稱為“露水”；“木”和“樹”實同類，所以就合稱為“樹木”。祇有“太陽”和“木頭”的來源比較有一些曲折，須另作說明。

陰陽變化之說，也許可以說是漢民族的一種原始世界觀。一部《周易》正就是這種世界觀的衍釋。《周易·序》說：“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太極者，道也；兩儀者，陰陽也。陰陽一道也，太極無極也，萬物之生，負陰而抱陽，莫不有太極，莫不有兩儀。絪縕交感，變化不窮……”陰陽究竟指的是什麼呢？那本是一種很抽象的概念，爲了要使人能理解它，就祇好利用具象的東西來加以說明。在過去，人們通常用“天、男、君、日、晝、動、剛”等來象徵“陽”，用“地、女、臣、月、夜、靜、柔”等象徵“陰”。從詞義學的觀點來說，“陽”有“高明”之義，而“陰”則有“幽暗”之義，所以古人很早就用“陽”字來表示“日”了。例如《詩·湛露》有“湛湛露斯，匪陽不晞”；《孟子·滕文公》有“秋陽以暴之”。到了漢代，陰陽五行之說盛行，陰陽家們索性就稱“日”為“太陽”，稱“月”為“太陰”。後來，“太陽”這個名稱進

入到一般詞匯裏，而“太陰”這個名稱却始終祇在陰陽五行範圍內使用。這就是“太陽”代替了“日”字的過程。我們看：

邪氣歲增，侵犯太陽。（漢和帝永元二年詔）

上感太陽，降瑞翼翼。（吳越春秋·范蠡爲吳王壽詞）

皎若太陽升朝霞。（曹植·洛神賦）

使太陽與萬物同暉，臣下何以瞻仰？（世說·寵禮）

葵藿傾太陽，物性固莫奪。（杜甫詩）

上面五個例子中的前兩個還帶有陰陽家的氣味，後三個已用爲一般的詞語，可見至遲在魏晉南北朝時代“太陽”已進入一般詞匯了。在這裏，有兩件事還必須注意：第一，“太陽”雖在魏晉南北朝就已進入一般詞匯，但當時“日”字是否已完全爲“太陽”所代替，却還難說。因爲現代方言裏還有不少不用“太陽”而用“日頭”的。第二，即使就現代普通話來說，“太陽”雖已代替了“日”或“日頭”，但這也祇是就“太陽”本身來說的，“日”字還保留在很多複合詞中，並未完全消失。就造詞能力來說，“日”這個詞根的造詞能力仍是很強的。

關於“木頭”的“頭”字，這裏暫不說明，留到講構詞法的時候再說。

1.4 關於時令、方位名稱

時令、方位也是和人類的生活有密切關係的，所以也產生得相當早。今天我們用以表示時令和方位的詞，如

年、月、日、歲、春、夏、秋、冬、寒、暑；

東、西、南、北、上、下、左、右、前、後

等，都在殷周時代就出現了。其中見於甲骨文的有：年、月、日、歲、春、秋、東、西、南、北、上、下、左、右、前等，約佔全數四分之三。其餘雖不見於甲骨文，也大都見於西周文獻。現在一律從周代古籍中摘錄例證於下：

公其以予萬億年敬天之休，拜手稽首誨言。（書·洛誥）

四、五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曆數。（書·洪范）

日中星鳥以殷仲春。（書·堯典）

宵中星虛以殷仲秋。（同上）

日月之行，有冬有夏。（書·洪范）

夏暑雨，小民惟曰怨咨；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咨。（書·君牙）

西序東向。（書·顧命）

南至於華陰。（書·禹貢）

北過涇水，至於大陸。（同上）

光被四表，格於上下。（書·堯典）

王左杖黃鉞，右秉白旄以麾。（書·牧誓）

前徒倒戈，攻於後以北。（書·武成）

上面所列舉的有關時令和方位的詞，也都一直沿用到現代，只是在詞義方面多少有些變化。

先說“年”字。“年”字在現代的常用意義是作為時間單位的年；但在古代“年”字，除表示時間之外還表示“年成”。而且就用例來看，似乎“年成”的意義更為古老，甲骨文中就常見“我受年”的例子；而在西周文獻中也有

爾厥有幹有年於茲洛。（書·多士）〔“有幹有年”，註謂為“有營為、有壽考”，未必可信，意“年”當為收穫〕

祈年孔夙，方社不莫。（詩·雲漢）〔“莫”通“暮”，“方”指祭祀方神，“社”指祭祀社神〕

有年。（春秋·桓3）

大有年。（春秋·宣5）

這一類例子出現。《說文解字》對“年”的解釋是“穀熟也”，應該是可信的。穀類通常是每年一熟，所以表示“穀熟”的“年”後來就引伸為表示時間的“年”。“年”字的這個引伸義的產生，為時也很早，因為我們在西周的文獻中同時也看到

肆中宗之享國，七十有五年。（書·無逸）

肆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同上）

自我不見，于今三年。（詩·東山）

這一類例子了。

“歲”字的本義是什麼還難以一下確定。若照古籍中的用例來看，“四時”義和“年成”義的用法都有。如

替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書·堯典）

三歲爲婦，靡室勞矣。（詩·氓）

嗟我婦子，曰爲改歲，入此室處。（詩·七月）

——以上“四時”義

國人望君如望歲焉。（左傳·哀16）

人死則曰：“非我也，歲也”。是何異於刺人而殺之曰：“非我也，兵也”。（孟子·梁惠王上）

富歲子弟多賴，凶歲子弟多暴。（孟子·告子上）

——以上“年成”義

到底哪一個是本義，哪一個是引伸義呢？《爾雅·釋天》中說：“夏曰歲，商曰祀，周曰年，唐虞曰載”。郭璞注：“歲取星行一次，祀取四時一終，年取禾一熟，載取物終更始”。依此看來，“歲”字當以“四時”爲本義。因爲不但《爾雅·釋天》的話和《書經》的用例符合，而且在甲骨文中也有“今歲”“來歲”的說法。大約到後來，“年”和“歲”的界限混亂了，於是“歲”字也就有了“年成”的意義。另一方面，“歲”字又由四時之義引伸爲年齡之義。

“月”和“日”本爲天體的名稱，其引伸爲時間單位的名稱是很容易理解的。因爲月亮的圓缺每月一周轉，太陽的出沒每日一周轉。在甲骨文時代早就用“月”“日”來記時了。表示時間單位的“日”，後來在口語中又爲“天”所代替，這也是容易理解的。

“春、夏、秋、冬”的名稱都從上古一直沿用到現代未變。祇有“秋”字除表示“季節”外，還表示“收獲”，例如：

若農服田力穡，乃亦有秋。（書·盤庚）

孟夏之月，……靡草死，麥秋至。（禮·月令）

這當然是由于主要農作物都在秋天成熟的原故。

表示時令的“寒、暑”和表示方位的“東、西、南、北、上、下、左、右、前、後”一直都沒有變動。

1.5 關於肢體和器官的名稱

關於肢體和器官的名稱，我們試選擇

身、體、首、領、腦、面、耳、目、口、鼻（自）、舌、齒、毛、髮、鬚、眉、手、足、臂、肱、掌、指、股、脛、肌、膚、筋、骨、血、肉、背、腹、心、肺、肝、膽、腸、胃

這些詞來進行考察。這三十八個詞，出現在甲骨文中的雖然不多，僅有“首、面、耳、自、眉、止、血”等七個，但大部分都出現在周代的典籍中，而且未出現在甲骨文中的，也並不足以證明商代還沒有那個詞，可能是由於還沒有造出代表那個詞的字；或者雖已造了，但沒有保存下來。例如甲骨文中未出現“手”字，可是有不少從“手”的字如“撞、扔、挖、擊、扞、拳”等；又例如甲骨文中未出現“鼻”字，可是有“劓”字，由此可以推知“手”字“鼻”字本是有的，但沒有保存下來。

就周代的典籍來檢查，我們可以發現以下各例證：

遣大投艱於朕身。（書·大誥）

皆再拜稽首。（書·康王之誥）

臣作朕股肱耳目。（書·益稷）

否則厥口詛祝。（書·無逸）

今予其敷心腹腎腸，歷告爾百姓於朕志（書·盤庚）

手如柔荑，膚如凝脂，領如蝤蛴，齒如瓠犀，螭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詩·碩人）。

匪面命之，言提其耳。（詩·抑）

莫捫朕舌，言不可逝矣。（詩·大雅）

黃髮兒齒。（詩·閟宮）

不屬於毛。(詩·小雅)

黃者臺背。(詩·行葦)

自有肺腸。(詩·桑柔)

是以聖人爲腹不爲目。(老子)

則攘臂而扔之。(老子)

骨弱筋柔而握固。(老子)

楚子伏已而鹽其腦。(左傳·僖28)

君子白皙鬢鬚眉。(左傳·昭26)

鄭子駟請息肩于晉。(左傳·襄2)

子公之食指動。(左傳·宣4)

肉食者鄙。(左傳·莊10)

足踏踏如有循。(論語·鄉黨)

富潤屋，德潤身，心廣體胖。(大學)

及其壯也，血氣方剛，戒之在鬥。(論語·季氏)

指其掌。(論語·八佾)

以杖叩其脛。(論語·憲問)

鞵奧鹿胃(禮·內則)

肌膚若冰雪。(莊子·逍遙遊)

自其異者視之，肝膽楚越也。(莊子·德充符)

西子蒙不潔，則人皆掩鼻而過之。(孟子·離婁下)

上面所列舉的這些詞，大多數都一直沿用到現代未變，祇有一部份改用了雙音詞，另外也有一部份改用了另外的詞。用雙音詞代替單音詞的例子如：

身、體→身體

齒→牙齒，牙

肌、肉→肌肉

膚→皮膚，皮

掌→手掌

耳→耳朵

指→手指、手指頭

舌→舌頭

背→脊背、脊梁

骨→骨頭

髮→頭髮

鼻→鼻子

眉→眉毛

腸→腸子

鬚→鬍鬚，鬍子

用新詞代替舊詞的例子如：

首→頭

足→脚、腿

領→頸子

脛→小腿

面→臉

肱→臂

目→眼、眼睛

股→大腿

口→嘴

下面就來對這些變化做一點考察。

首先碰到的一個問題就是“身”和“體”、“肌”和“肉”在上古有無區別。查《說文》：

身，躬也。段註：“呂部曰：躬，身也；二字爲互訓。躬必入呂部者，躬謂身之偃，主於脊骨也。”

體，總十二屬也。段註：“十二屬，許未詳言。今以人體及許書覈之，首之屬有三：曰頂，曰面，曰頤；身之屬三：曰肩，曰脊，曰尻；手之屬三：曰肱，曰臂，曰手；足之屬三：曰股，曰脛，曰足。合說文全書求之，以十二者統之，皆此十二者所分屬也。”

肌，肉也。

肉，獸肉。段註：“下文曰：獸，大肉也，謂鳥獸之肉。……人曰肌，鳥獸曰肉，此其分別也。……”

照段玉裁的註解看來，好像“身”和“體”是部份對總體的區別，“肌”和“肉”是人對鳥獸的區別。是否真正如此呢？據王力先生考證，“肌”雖不能用於鳥獸，但“肉”則可以用於人，如：

衣三領，足以朽肉；棺三寸，足以朽骸。（墨子·節用中）

楚之南，有炎人國者，其親戚死，朽其肉而棄之，然後埋其骨。

（同上·節用下）

吾使司命復生子形，爲子骨肉肌膚。（莊子·至樂）

安禽獸行，虎狼食，故脯巨人而炙嬰兒矣……後乃將食其肉而